

三源合流与三化异象

—— 访谈祝健牧师

采访：何任



编者注：

祝健牧师来自中国大陆，1979 年在大陆的家庭教会受洗，受地方小群教会的影响，注重圣徒的敬虔生命，属圣徒传统。1983 年被圣灵充满，开始接触圣灵传统。来到美国之后，在和其他机构的合作过程中，接触到了圣经传统。1991 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创建华人教会并担任带领牧者，至今已有 30 余年。他和同工于 2000 年创立北美大陆基督使团，后发展为华人牧者团契，怀着建立牧者与牧者、教会与教会、传统与传统之间深刻联结的异象，他在牧会和其他侍奉中，深感华人教会因受不同属灵传统影响，往往缺乏彼此理解和真实的连结，甚至产生教会的矛盾和分裂。在圣灵带领下，他和同工提出“三源合流”的概念，在圣经、圣灵、圣徒传统中实现信徒相通，彼此合一，加强联结。[1] 他和中国福音会已故的创办人赵天恩牧师有几年同工的时间，也非常认同“三化异象”。在他百忙之余，我们有幸采访他，分享他对“三源合流”和“三化异象”的反思和实践，以及在国度联结中的努力。

1.“三源合流指向教会内部三大群体与传统的合一。历世历代以来，大公教会内部，甚至各个宗派学派内部，都有三种倾向，一是注重圣经启示和正统神学的教理派倾向，二是注重圣灵充满和敬虔生活的敬虔派倾向，三是注重圣徒相通和文化更新的文化派倾向。这三大群体、传统与倾向之间在上帝的国度中应当是互补与成全的关系。” 王志勇，《三化异象与天国战略》（美国：雅和博研修院，2024），35-36 页。

问：祝牧师，我可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、您的教会和事工吗？

答：我信主之后来到美国读书，学习教育学。我们的教会在1991 年于新墨西哥州成立，至今已有三十多年，我一直在此牧会。因为我有大陆背景，认识最早一批的大陆传道人，我就自告奋勇，召集大家一起交通祷告，彼此联结。后来，大家也认同这个国度联结的异象，就于 2000 年成立了“北美教会大陆事工使团”，后来改名为“华人牧者团契”，提供一个平台，让大陆背景的牧者进行交流和联结。

我们教会的运作可以用“点和面”来形容。“点”指的是我们在新墨西哥州的这个地方性教会，即 ACCC（Albuquerqu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阿布奎基华人基督教会）。“面”则是指更广泛的层面，比如华人牧者团契，我们的教会可以说是华人牧者团契的总部。同时，反过来看，我们的教会也是华人牧者团契中一个具体的、牧养教会的案例。因此，“面”的意思是国度事工，参与国度事工的层面有很多，华人牧者团契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。我们将这个教会称为“国度型教会”，英文是“Glocal Church”(Glocal 即 Global and Local，本地性和全球性兼备)。

三源合流：打破属灵传统隔阂

问：您提出北美华人教会内部存在“属灵传统综合症”的现象，能否具体说明它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？从您的分享可以看出，您很早就怀有联结牧者的负担，并且多年持续推动教会与华人牧者之间的联结。请问，最初是什么样的观察或经历促使您产生这样的认识和负担呢？

答：我提出这个观察已经有大约二十年了，主要是指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自不同的属灵传统，彼此之间有张力，刻意划分派别，还有贴标签的现象。最主要的问题是，教会领袖之间缺乏来往。如果情况恶劣，就会造成弟兄姊妹的困惑、伤害、惧怕，甚至冲突。这个现象在某段时间内非常严重，现在可能稍有改善。根据多年的观察和内心的感动，我提出了“三源合流”的概念，来面对、处理、澄清“属灵传统综合症”的问题。

问：您能否简单解释一下，“三源合流”具体是什么？它如何帮助不同属灵传统的肢体彼此联结、走向合一？

有一本书叫《属灵传统礼赞》，由傅士德（Richard Foster）撰写，影响了许多教会。他将属灵传统分为六大类，包括：静观（充满祷告）、圣洁（充满美德）、灵恩（充满灵力）、社会公义（满有怜悯）、福音（以道为本）和道成肉身（圣礼礼仪）。我提出“三源合流”时，发现这本书印证了我的许多观点，让我非常感恩。我认为，最宽泛的划分方式是三个传统：圣经传统、圣灵传统和圣徒传统。

圣经传统比较注重宣教、神学和知识文化的体系，看重组织和计划；例如，它强调神话语的结晶。圣灵传统则更注重圣灵的感动、圣灵的内住、彰显、统管、能力、恩赐，以及生命的运作。这种传统在中国家庭教会几十年的历史中尤为明显，若没有圣灵的彰显和运行，今日中国教会不会有这样的发展。赵天恩牧师就亲身参与并观察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复兴运动。我曾与赵牧师一起同工四年，参加了中国学人培训营，亲耳听他分享这些见证。圣徒传统则注重与神的亲密关系、十字架的见证、灵修祷告，以及生命的破碎与建造。

这三个传统之间会有重叠和交织。例如，滕近辉牧师曾说，圣灵不是灵恩运动的独一特权，每个属灵传统都有圣灵的参与，只是侧重点不同。 每个传统都有其独特的丰富之处，但也有所缺失。例如，圣经传统强调系统化的教导，但在灵修或圣灵彰显方面可能相对薄弱；圣灵传统注重圣灵的大能，但在组织结构上可能不够完善；圣徒传统专注于生命的破碎与建造，但在神学体系上可能不够深入。每个传统都有神独特的带领、使命、运动，以及其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。

这个分类比较宽泛，也有意保持一些模糊性，可以避免贴标签，也可以避免某些人的观念不断累积，变成一个负面的词汇。“三源合流”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营造一种氛围，让大家回归圣经。滕近辉牧师曾说：“我们大家都往中间靠”，这是合一的体现。还有人用“取最大公约数”的说法，意思是大家不要走向极端，不要去冲撞或突破，而是在某种合一的氛围中相处。所以，“三源合流”指的是，基于圣经的真理、历史神学、教会历史的引领，以及圣灵在其中的工作，找到一个主流的、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范围。在这个范围中，避免产生张力、冲突，甚至彼此为敌。

“三源合流”指的是，基于圣经的真理、历史神学、教会历史的引领，以及圣灵在其中的工作，找到一个主流的、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范围。

——祝健牧师

“三源合流”的实践

问：请问在实践“三源合流”的方面，有哪些成功的案例？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让我们学习？

答：当我最初提出“三源合流”这个概念时，很多人不太理解，没有共鸣。但很感恩的是，并没有引发太多争议，也没有出现彼此较量、互相打擂台的现象。

在实践方面，首先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开始；另外，华人牧者团契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场域，还有许多其他的平台。在我们教会中，弟兄姊妹、同工和领袖们有非常开阔的眼界、度量和胸襟。无论他们是否完全理解，他们都愿意参与、学习、跟从，并维护和实践这个理念。“三源合流”的实践在我们教会基本没有引起争吵，也没有出现分裂。从 1991 年建堂至今 30 余年，教会从未发生过一次分裂。我们提出的理念、做法、讲道和培训，如果遇到特别强烈的反弹或有人完全无法接受，必然会导致分裂。但在我们教会，因理念不同而离开的人极少。30 年来，离开的案例可能只有一位，而且还不是因为“三源合流”。这是神的恩典。我们没有用行政手段去压制，也没有用特别的人情世故或讨好人的方式去呵护，更没有请名人来“站台”；我们完全依靠圣灵的带领。

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胸襟、眼界、态度，以及对神国度的看法非常开阔、敏锐。他们可以进入任何一个教会，接受任何教会的传统、领导和治理，顺服教会的安排。无论走到哪个教会，都能带来祝福，而不是到哪个教会就试图把新墨西哥教会的模式复制过去，搞“革命”。教会的长老或同工能够把握边界、底线和大方向，带着宽容的心态来讨论，甚至彼此交通不同的看法，有时也会有非常激烈的讨论，但他们都有这样的胸襟和态度。

问：贵教会在长期牧养中维系不同肢体之间的联结非常不易，您是如何具体落实“三源合流”的？

答：第一步是要在领袖团队中分享这个异象。作为主导的牧师，我必须带头分享，要在领袖团队中进行解释和讨论。我们这样做了很多年，有些尝试成功，有些失败；有的让大家受益，有的则不一定顺利，甚至在教会内也产生过争执。

其次，我们在实践中选择小范围试行，而不是在大教会、大堂或大型敬拜场合直接推行。如果要实践某个理念，先在小组中试验。



我们会制定政策，给予空间。每个教会都有三种人：注重圣经的、注重圣灵的、注重圣徒的。所以，教会内可能会存在某种张力，甚至冲突。如果不允许这样的张力存在，冲突迟早会爆发。这些人并非故意要制造问题，而是他们有自己的看重和追求，会想要表达出来。如果教会强行压制，是压不住的。

再则，这三种人并不一定是在本教会信主、成长的，因此，我们要给他们空间，设定边界和底线。边界就是教会领袖没有认同的事情不要去做。底线就是如果产生冲突，就要停下来。很多教会领袖会遵守这些原则，有些领袖可能需要几年时间去忍耐、顺服。顺服说起来容易，实际上是痛苦的，甚至流泪的过程。但最终，果效会显出来。

问：谢谢您分享贵教会的经验探索。请问华人牧者团契又是如何在众多牧者之间建立联结并实践“三源合流”的?



答：华人牧者团契本身也是我们实践的一个平台。它与 2000 年成立，但是前三年，我们几乎无法坐在一起开会。有人退出，有人感觉受到了人身攻击，甚至到了彼此最好不要见面的地步。三年后，大家都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，从彼此避而不见到愿意坐下来同行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联结的神迹。我和其他理事也开始有这样的眼光，意识到我们是否应该先避开争议，先不谈这些敏感话题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灵传统、神学背景和很深的观点，我也一样，但大家都认识到必须找到一个共同的方向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开始整理出一些头绪，2004 年在华盛顿 DC 的一次理事会上，正式提出了“三源合流”的概念，希望能够包容圣经、圣灵、圣徒三个传统。这个提法在整个理事会中没有遭到质疑或反对，但大家一开始不太能接受，或者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想法，需要再观察看看。到了 2014 年，这个理念才正式成为文件，成为华人牧者团契的统一决议。我们以“三源合流”为框架连续举办了五年的论坛，王志勇牧师也以此为题写了一本著作，《圣经、圣灵与圣徒：三源合流与雅和博经学精华》（美国：润邦，2016 年）。

所以，要有治理，要同心合意，要持守真理，要给政策，让见证和果子显出来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感谢神，无论是在华人牧者团契的“面”上，还是我们教会这个具体的“点”上，都有美好的见证。

“三化异象”与具体落实

问：您刚才提到和赵天恩牧师同工过四年，这段属灵生命的联结对您有哪些深刻影响？能否分享一下？

答：这要从 1983 年讲起，那时我在武汉大学被圣灵充满。我在山上为中国迫切祷告，内心非常感动，愿意奉献。我清楚地知道，神一定会救中国。后来到了北美，才发现赵天恩牧师早就讲过这些！神早已预备了赵天恩牧师和“三化异象”，太令人兴奋了。所以，我有一特别的感受，赵牧师的“三化异象”是从启示而来的。

我和赵天恩牧师有过一段很蒙恩的同工时期，近距离学习和观察他的服事。我在中国学人培训营有服侍，这是四个机构的合作：王永信牧师代表的大使命中心、赵天恩牧师代表的中国福音会、苏文峰牧师代表的海外校园，以及李善求牧师代表的神州大使命。这四个机构在 1996 年发起了中国学人培训营，1999 年之后就停办了。每一次聚会都非常激动人心，见证了生命的改变，聚会后都有呼召，很多人愿意奉献，兴起了一大批大陆背景的传道人。

我与张路加牧师作为大陆背景的代表，参与了筹备委员会，与四位牧师一起工作，亲眼见证他们的服事，学习他们的品格和属灵高度。和赵牧师一起同工有许多故事。在一次华人牧者团契的会议上，当时讨论卡壳了，大家不知道该如何决定或看待某个问题，气氛有些僵持。赵牧师说：“我们一起祷告吧。”于是我们很安静、很自然地祷告了大约三分钟。我当时心里很受感动，心想：“哇，我们不是继续思辨或讨论，而是先回到神面前。”这个祷告解决了问题，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感谢主！

问：赵牧师的“三化异象”与您的“三源合流”理念之间有什么异同？两者如何彼此联结、互为补足？

答：首先，赵牧师的“三化异象”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、长期实践和打磨的系统化理念。我听过他多次分享，每次在团契会议或讲座中，他都会讲到这个内容。而我的“三源合流”则是一个框架，不是一个理论体系。这是神对我的预备和带领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建构理论体系的人，我是一个框架型的人，注重整体架构。而且，我是一个探路、探险的人，神托付我的这条路上，知道哪里有暗礁、转弯、险坡，我会告诉别人，鼓励他们走天路。这就是我的角色，而不是去建立一个理论体系。但赵牧师不同，他有很深的理论体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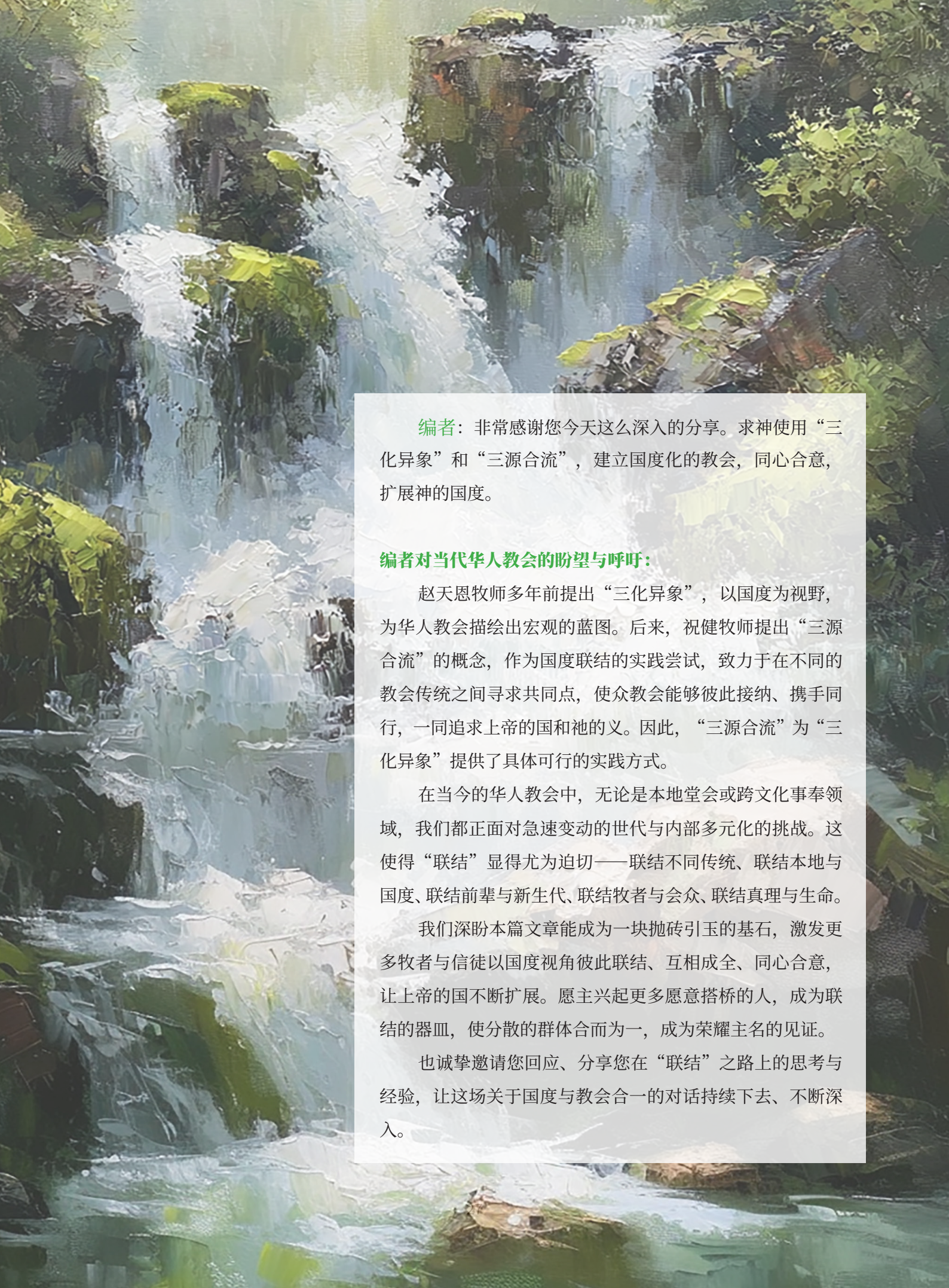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教导能造就很多人，能在这个根基上建造很多属灵的殿堂。无论是神学还是文化，他都有很深的根基。他的讲章我现在仍然保留着。

其次，对于赵牧师的“三化异象”，我一开始不太明白，觉得不太可能。他提到“中国福音化、教会国度化、文化基督化”，我当时想，文化怎么可能基督化？中国文化有 2000 年的历史，怎么可能基督化？后来我慢慢明白了，这取决于如何定义和解释。我们不是要基督化家庭吗？我们不是要有圣经世界观吗？我在“三源合流”的实践中体会到这一点。在过去 40 年中，我涉足了音乐、文化、教育、投资、金融、电影、医疗等领域，几乎无所不包。这不就是基督化吗？

所以，我最初不理解，但后来明白了，赵牧师的异象非常宽阔，是一个大异象。“教会国度化”这一点，我绝对认同。我们很多人受苦，包括我自己，都因教会未被国度化。教会的建造、门训，都应该是国度化的。

问：能否请您解释一下，赵牧师讲的“教会国度化”和您提到的“国度联结” 之间的关联？它们如何共同推动教会走向合一？

答：我在中国的山上祷告，下山后来到国外，听到赵牧师的分享，我立刻明白，我在山上受的感动与赵牧师早年提出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，都是来自同一位圣灵的感动。但是，“教会国度化”是一个大异象，“三源合流”是一个大策略。我不是在讲“国度异象”，而是“国度联结异象”。国度异象每个人都有，但如何联结起来？如何营造这样的氛围、训练这样的同工、产生这样的属灵指导？这就是我在做的事情，它是一个策略。我把“国度联结异象”比喻为一个方向盘，而“福音使命”和“文化使命”是飞机的两个翅膀，圣经、圣灵、圣徒这三个传统则是飞机的引擎和动力。有了这些，飞机就能起飞了。华人牧者团契的副主席李晖牧师将这个比喻总结为“国度联结一、二、三”，还加了一个小小的注册商标。“三化异象”是一个更宏大的远景，而“三源合流”则聚焦于具体的实践：我们如何走下去？如何彼此相处？如何相互接纳？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如果没有这个层面，“三化异象”谈久了可能会变得空泛。



编者：非常感谢您今天这么深入的分享。求神使用“三化异象”和“三源合流”，建立国度化的教会，同心合意，扩展神的国度。

编者对当代华人教会的盼望与呼吁：

赵天恩牧师多年前提出“三化异象”，以国度为视野，为华人教会描绘出宏观的蓝图。后来，祝健牧师提出“三源合流”的概念，作为国度联结的实践尝试，致力于在不同的教会传统之间寻求共同点，使众教会能够彼此接纳、携手同行，一同追求上帝的国和祂的义。因此，“三源合流”为“三化异象”提供了具体可行的实践方式。

在当今的华人教会中，无论是本地堂会或跨文化事奉领域，我们都正面对急速变动的世代与内部多元化的挑战。这使得“联结”显得尤为迫切——联结不同传统、联结本地与国度、联结前辈与新生代、联结牧者与会众、联结真理与生命。

我们深盼本篇文章能成为一块抛砖引玉的基石，激发更多牧者与信徒以国度视角彼此联结、互相成全、同心合意，让上帝的国不断扩展。愿主兴起更多愿意搭桥的人，成为联结的器皿，使分散的群体合而为一，成为荣耀主名的见证。

也诚挚邀请您回应、分享您在“联结”之路上的思考与经验，让这场关于国度与教会合一的对话持续下去、不断深入。